



资料图

危险的爱

陈少林

不知从何时起，为了多挣钱，发大财，大家都鼓着一股劲，憋着满腹志气，昂首阔步，往来似风，那忙忙碌碌的气势，一招一式的功夫，煞是好看。但也有弹出不和谐音的落伍者，则大煞风景。

我就是这样的人。

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“耕读传家”云云，已颇不时髦了，而我仍执著于阅读（业余时间在家不为争文凭之类的随便读书）。我并非本来就爱好读书，讲句实话，读书是种危险的爱。首先有四累：手累、脑累、眼累、脚累；脑、眼之累自不待说，手累是因为读时要不断地捧、翻书，甚或在自认为精彩抑或重要句段上要用色笔勾勾画画，此皆须劳烦手，尤其是躺在床上读的时候。而脚累是因为要经常跑书店购书，有事到城市上还要抽时间寻觅书店、书摊，故此累更甚。其次，读书有三得罪：一曰得罪老婆，因为工资常未能如数交给她，截留的部分自然是拿去换了书；二曰得罪一对小儿女，因为未能应他们的要求带他们去逛街、玩耍；三曰得罪高朋，因为不当他们的牌友，使他们觉得我无趣，也使他们无趣。试想，一个人整天头昏脑涨，清高得很，使妻不喜、子不乐、友不快，其危险可知。

细究我爱好读书之原因，显非为了追求高雅和博学，实则只有一个：为打发时间。我的秉性直了点，心肠软了点，魄力小了点，资历浅了点，阅历薄了点，故在单位里尚不堪大任，用不着下了班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点面结合地或上或下、或左或右、上蹿下跳地活动、疏通、亲近、打探、钻营等等。那么时间怎么打发？在家读读书便是最好的消遣，尽管“笨蛋、呆子才读书”嘲笑的就是我这种人。还有，我什么都不会玩，搓麻将、打扑克、推牌九、跳舞、钓鱼等等一概不会一窍不通，此可谓之“五不通”。其实并非我不想潇潇洒洒，委实是脑子笨学不会，又特喜独处，厌倦、不适应诸多组织性的、群体性的、尔虞我诈性的、机巧性的、斗智性的以及装模作样性的活动。倘能搂着一个倩女或艳妇的腰舞上几圈，想必也是颇有情趣的，可惜我福气太浅。于是譬如每逢“三缺一”时，朋友总是对我十分愤慨又莫可奈何。久而久之，时间怎么打发？只好随便读读书了。

或问，既然以所谓读书为能事，总会读出些好处来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好处寥寥，害处甚多，除前述的“四累”“三得罪”“五不通”外，其最有代表性的害处还有读书时要猛抽烟。这是大问题，一天两包香烟，费钱又伤身体，前景不堪设想。老婆有次斥责我曰：“你看你好看书也就罢了，还搞得屋里烟雾腾腾，一到晚上全家人就像在战场上过日子，还跟着你无好吃无好穿，何苦来哉?!”闻此言我羞愧难当，发誓言决意戒那阿物，然而过后仍是一如既往，因为读书时不抽烟就无法读进去。呵呵，书烟原来是一体。

有时候，譬如现在，我就对自己讲：“哎呀，你一介农夫，一个工厂务工的，既不是知识分子吃读书这碗饭的，更不是这家那家的，读什么书呢？害得那么多人有看法，你真不是个玩意!”但我绝没有悔过之意，而仍固执着。

诸如“存在即合理”“我思故我在”之类的哲人们的话使我感到踏实。贝多芬曾说过的一句话更使我常读常新，感动不已：“伯爵，你之为你，是由于偶然的出身；我之为我，是靠我自己；现在的伯爵有的是，将来的伯爵也有的是，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!”是的，“你之为你”“我之为我”，对照贝多芬这句雄阔之气十足的铮铮之言，我们的对书是不读放弃它，还是读好吸收它之髓，便不成问题了。我更要绝对地说：“人生一世，如同草木一秋，不去享受读书这种人间最美妙之乐，岂能算得上真正的‘活着’!”

想想也是，坐在屋檐下不危险吗？走路过桥不危险吗？吃得太好“三高”等着加你不危险吗？我爱好读书这个危险实在算不上一根毛！

坝上人家

周天红

过倒桥子，上五斗冲，就是坝上了。

川南丘陵地界，能有那么一大片平阳大坝的土地，也是不多见的。坝上没有水田，荒坡荒地倒是不少。那荒坡荒地，可是长草的好地方。那里的草，满山遍野，一望无边。尤其春夏时节，草生长旺盛时，有一人多高，倘有十个八个大活人躲在草丛里，你是很难发现的。草的品种繁多，马儿花、车前草、过江藤、鸡血藤，这些都是牲口爱吃的料。

牛呀羊的，在坝上，家家户户都养得有。牛羊是大牲口，乡下人的宝贝。把小崽子赶上山，放养个大半年时间，就能出栏上市。一头牛，上千数的价钱，那可不是个小数目。盖房盖屋娶老婆，牛都是顶梁柱。羊也不错，一年出栏个十头八头的，一家的油盐柴米开支，娃儿上学的学费，老老小小的看病钱，都有了着落。坝上的草，喂养鸡啊兔呀等小牲口，那也是好饮料。鸡是村头村尾都养殖得有。养殖兔的也不少。小牲口也是不错的收入。不要说卖了，就是有个亲戚朋友上门，随便捉一只宰了炒了炖了，那也是招呼客人的好东西。自己家里喂养，都是吃草长大的，没喂那些生长素催长素这样那样的东西，原生态的，随便吃，吃得放心。

坝上坝下，上坡下坡，磨子不响不烧锅。这句流传几十里地界的俗语是对坝上人家最准确的描述。坝上除了生长牲口草料，还出产小麦。那里的土质可是适合小麦生长的好地方。黑油沙质土，保水保肥。麦种播下去，看得见出针看得见生长听得见拔节。麦收时节，阳光下，随风而起，金黄金黄的一大片，闪着耀眼的光。麦子是主要出产，也是坝上人家的主食。麦子有很多种吃法，馒头、包子、面条，或者直接就做成麦粑，炖来吃烙来吃炸来吃都是好味道。麦粑香呀，撒上几滴菜油，烙在锅里，屋里屋外都能闻得见香味儿，让人直吞口水。早些年，乡村电力不足，吃麦子，你就得动石磨推。那老石磨，推起来，叽呀咕呀嘎的，一个村子都能听见响动。一听声音，哪家在推石磨了，就知道，快要到吃饭的时候了。不动不推石磨子，烧不开锅煮不了伙食的。

石磨推麦子，那麦麸麦皮糠麦脚子料，也是喂牲口的好料。一把草料，一把麦皮糠，牛呀羊呀鸡的，看着看着就长大了。大清早起来，看着牲口毛色油亮一夜之间就变了模样，那是心里最高兴的事儿。一边在坡上割草或是推着老石磨，一边在心里盘算着，娃儿下学期的学费，出门走亲戚的人亲钱，一家老小过年过节的新衣服钱，都有眉目了。乡下人过日子，就盼着喂牲口能顺顺利利成栏成圈卖个好价钱。一年四季，六畜兴旺乐千家嘛。

从坝上村子口出发，下了五斗冲，过了倒桥子，一眼就看着猪市坝了。猪市坝是一个老码头逐渐形成的场镇。大山里的人家，要卖点买点的，都得往猪市坝那场上赶。猪市坝不单是卖猪，还卖牛卖羊卖鸡，赶乡场的时候，半条街都是。一家一户，或背或牵或抬，牛呀羊啊鸡的，一早起来就忙着往猪市坝走。那一路上，可热闹了。牲口声、喧哗声、脚步声，还有打灯笼打火把打电筒的，一路一坡，山上山下，一条山沟都闹动了，很难分清楚白天黑夜。

进了城，走在街头巷尾，总会不时想起坝上，想起在草丛里躲来藏去的童年时光。那些平常如水的日子里，一个小孩自顾自地赶着牛呀羊的上山坡，等着牲口长大，卖了，想象着和李二毛刘大才肖三妹一样去猪市坝上的学校读书。东山头的云朵挂着彩飘着，草丛里飞舞着红蜻蜓花蝴蝶，还有比拇指大的蟋蟀，追着赶着，或是捉在手心里，痒痒的。站在坝上东坡的大石头上，一眼就能看到猪市坝学校操场上的红旗，还有那里的教室、黑板、老师和同学。那些随父亲牵着牛或羊去猪市坝卖牲口的清晨，东方一抹朝霞，道边小溪里溪水哗哗流淌，山谷里微微吹来清新的风，把心情也给吹得碧空万里……



回家
张成林 摄